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八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說得師道如此。鄭重。人非生而知之者。篇大綱領具見于此。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紫承解惑說。下承傳道說。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

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

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道在即師在。是絕世議論。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忽作概數。若承若起。佳甚。

古之聖

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

師。是故聖益聖。人益愚。

古。人。今。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此是高一等說話。翻前面人非生知之說。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感矣。彼童子之師。授

之書。而習其句讀。不問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

解。或師焉。或不

否。

馬。小學而大道。吾未見其明也。

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

大者可謂不明也。此說尋常話頭從容體出至情其理明其辭切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有長有少矣位卑則足

羞官高則近諛有音有賤矣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可為長太息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齒列也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貴者形今之人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之人不從師反覆討論意甚切

至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說子萇女宏師襄老聃說郯子之徒者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詢官名于郯子訪樂于萇宏學琴于師襄問周禮于老聃

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借孔子作証取前聖人從師意是故弟子不

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收前無師道意完足李氏

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異于今人余嘉其

能行古道不異于古人作師說以貽之

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暨引童子巫醫孔子明之總是欲李氏子自得師不必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後學也

評語

後學也

演白

古時的學者必有先生先生的責任所以傳道授業解釋疑惑啊人並不是出世就曉得的那一個人沒有疑惑疑惑了不去從先生學習他所有的疑惑終究不能

解釋了生在吾前頭的他所聽見的道術自然比吾先吾就拜他做先生生在吾後頭的他所聽見的道術也比吾先吾也就拜他做先生吾所師的是道術啊那裡論他的比吾年齡大小出世先後呢所以不論貴賤不論長少道術的所在就是師道的所在啊咳師道的不傳啊已是長久了要人家的沒有疑惑是難極了古時的聖人他超出常人的才能是遠極了高且從了先生去質疑問難現在的一般人他的資質不及聖人也遠極了卻是拿從先生學習算是恥辱的事情所以聖人愈加聖明愚人愈加愚笨聖人的所以能够做聖人愚人的所以終是做愚人這個道理便都在這上頭麼人家愛他的兒子揀擇先生去教導他在他的自身啊卻是難為情去從那先生這真是費解了那童子的先生是教授書本和教授他句讀的啊不是吾所謂傳他的道術解釋疑惑的啊句讀的不知道卻去從先生疑惑的不能解釋卻反不去從先生小的學習大的反拋棄我沒有見得他的明察啊那巫醫樂師百工的一等人倒反不羞恥大家去從先生士大夫的一等人說到了先生學生的名稱就大家圍住著拿來笑他問他什麼緣故就說他和他年齡相等啊道術相像啊爵位卑了便以為可恥官職高了便以為近乎諂媚咳師道的不能够恢復可以知道了巫醫樂師百工的一等人是君子人看不起的現在他的智識倒反不能及這真是可怪的麼聖人沒有一定的先生孔子曾經拜邾子莒宏師襄老聃這一輩人做先生邾子的一輩人他們的賢明不如

孔子孔子說道：「三人同行中間必有一個人可以做吾先生的。」所以弟子不一定要不如先生，先生不一定要比弟子賢明。只不過聞道有先後的不同，術業有專攻不專攻的分別，就是這樣罷了。李氏子名叫蟠，年紀十七歲，喜歡學習古文，六藝和那聖經賢傳都是學過，不被時下的習氣拘束，到我這裏來就學，吾很贊他的能行古道，因此做這篇『師說』拿來送給他。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元和七年公復為國子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去

成於思，毀於隨。隨，因循也。徒然內句起下不明不為意。方今聖賢相逢，聖君賢臣治具畢張，需才分任拔去兇邪，登

崇俊良，占去聲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庸，用也。爬羅剔抉，爬，入聲。剔，謂搜取人才。刮垢

磨光，謂造就人才。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幸字最，有合著。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

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此四句是一篇議論根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

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舉綱絜領纂言者必鈎其元，極深研幾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悉備焚膏

油以繼晷，晷，日景也。兀兀，勞苦也。恒，久也。恒兀兀以窮年，一段言勤砥底排異端。

攘斥佛老

祇弱也 闕邪說

補苴

直 鑄 嚴去聲

瀉張皇幽眇

其所以措及引覺衣蔽不補履決不宜辨孔燎也皇大也言信術決漏處則補苴之聖通隱微處則張大之

翼聖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

承補苴 張皇說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

承祇排 攘斥說

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二段言勞 于街道

沈浸醲

漢 郁含英咀華 詩書而涵 冰其味

作為文章其書

滿家

作文而悉 本于古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

姚虞姓似夏姓也揚 子虞夏之書渾渾淵淵

周誥殷盤佶屈聲

遊 牙 周 誥

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股誥盤庚上中 下三篇是也佶屈聲牙音難遠難讀說

春秋謹嚴

一字褒貶 謹而嚴較

左氏浮誇

左傳釋經 浮虛誇大

易奇而法

易之變易甚奇而 正當之理可法

詩正而葩

葩 平聲 詩之義理甚 正而藻麗之詞實華

下逮莊騷

莊子 騷 離騷

太史所錄

史記 漢書

揚雄字子雲司 馬長卿名相如

同工異曲

指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詞 文章不本六經雖生剝子雲之篇行剝相 如之籍辭非不美總屬無根之學故公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家也

先生之於

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三段言文 章之著見

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

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

四段言人之成立 上三段論 業精此一段論行成共為一段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

撥

前毫

至

後動輒得咎

詩 幽風狼跋其胡載其尾跋躓也胡老狼頤下懸肉也 咎也狼進而躓其胡則退而咎其尾言進退不得自由也

暫為

御史遂竄南夷

貞元十九年公為監 祭御史諱山陽令

三年博士冗

冗

不見治

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 遷都官史冗散也處閒散之地而無

以自見 其治才

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命與仇敵為 謀數遭敗壞

冬煖而兒號

平

寒年豐而妻啼

飢頭童齒

豁竟死何裨

悲 山無草木曰 童落也裨益也

不知慮此反教人為

尾 勦業四段從能精能成二語 發來然而一轉正破不公不明也

先生曰

先生曰

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

萌 細木為桷

角 宗梁也 桷椽也

榑

薄 櫨

虛 侏儒

榑櫨短柱 侏儒短椽

椳

威 闈

葦 楔

房 椽門樞也 闈門中樞也 店戶壯也 楔門樞也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匠用水無論大小一喻

玉札丹

砂赤箭青芝

玉屑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丹砂硃砂也 赤箭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太山四者皆貴藥

牛溲馬勃敗鼓之皮

牛溲牛溺也 馬勃馬屁菌也 敗鼓皮

主蠱毒三

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醫用藥無論貴賤二喻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

餘為妍

作緩 態者

卓犖

落 道者 為傑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宰相用人無論智之巧拙才之

長短 三結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引荀卿守正大論是宏

逃讒於楚廢死蘭陵

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為廢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是二儒者吐辭

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

冷語不盡 三 結下轉正文

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平聲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

於眾

四句解前四段意 再轉

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有以 養家

乘馬從去徒

安坐而食

有以 自養

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

役從隨俗而無異能盜竊 萬章而無叔解 再轉

然而聖主不

加誅

誅責也

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

幸其過世愈于 二偏 再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

分之宜

此段解前公不見信一段意 言有司未有不公不明處

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

卑

忘己量之

所稱去聲

指前人之瑕疵

財賄謂祿也班資品秩也庫下也前人暗指執政瑕疵謂不公不明也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亦

為楹

代板也楹柱也代小楹大

而訾

訾

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菘苓也

昌陽即菖蒲久服可以延年歸苓即猪苓主滲泄。掉尾抱前

最耐尋味



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屢為國子博士官久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主意全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詞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詞托之己最得體

演白

國子博士先生朝晨到太學裏邊招集諸生立在學舍的下面教誨他們道事

情精進在勤勞荒疎在嬉戲德行成在深思壞在因循苟且現在聖君賢臣彼此相逢為治的器具統統完備除去兇邪的人錄用英俊賢良的人有一點兒小善的完全錄用有一技之長的沒有不用搜羅剔刮收取人才刮除垢膩摩擦光細這樣的造就人才吾們的獲選已是僥倖那裏可以說額滿見遺呢諸生的事情只怕不能精進不要怕有司的不明察德行怕不能成功不要怕有司的不公話還沒有說盡有一種笑聲出在諸生的中間並且說道先生真欺吾們啊弟子奉事先生到今朝已是好多年了先生嘴裡不斷的吟詠在六藝的文章手裡不停的翻閱在百家的書籍紀事的書必提他的綱領纂集古訓的必探索他的隱微愈多愈妙大小不棄點了燈火夜裡繼續做事情常常孜孜不息窮年累月先生的治學可以算得勤了拒絕異端排斥佛老儒

術缺漏的地方拿來補足他聖道隱微的地方拿來張大他茫茫的去尋求將絕未絕的道術獨自去四面搜刮老遠繼續保衛百川的水仍歸東流挽回大水在既倒的時候先生的對於儒業可以算得勞苦了浸漬在濃厚的興味含嚼文章的英華拿來做文章所做的書滿藏家裡上面規法虞夏渾渾的沒有邊際周誥殷盤文字艱難不易誦讀春秋的褒貶謹慎嚴正左氏釋經浮虛誇大易的變化很奇却是正當的理可以效法詩的義理很正詞句華麗下面到了莊子離騷太史公所記錄子雲相如雖是曲調兩樣卻是工力相等先生的在文章可以說得滿腹經綸崢嶸在外了年輕的時候就知道好學長大了貫通道術到處都合宜先生的做人可以算得成立了然而在公的方面不能見信在人家私的方面不能受朋友的幫助向後向前一舉一動動不動便要得罪僅不過做了一個御史就此放逐到南夷做山陽令做了三年博士住在閒散的地方一點也不能夠見治理的成績命運不順好似和仇人為敵屢次碰着失敗冬天溫暖卻是兒子哭冷年歲豐熟卻是妻房喊餓年老頭禿齒牙脫落就是到了死也沒有什麼利益不知道計及這樣反而教人家做什麼呢先生道咳你到前面來吾講給你聽那大木是梁細木是椽柱上方木梁上短柱門樞門中豎木戶牖門旁木柱各得他適宜的用場拿來造成房屋的這是木匠的力量啊玉札丹砂赤箭青芝這四種貴藥牛溲馬勃破鼓的皮這三種賤藥一起收藏待他的用場沒有遺漏的這是醫

師的責任啊。登用明人選擇公正巧者拙者雜湊並進曲曠的做妍麗超絕的做英傑較量短長量才錄用的這是宰相的責任啊。以前孟軻喜歡辯論孔道因此昌明車輪的跡環滿天下到底疲於奔走苟卿守了正道發揮宏大的論調逃避讒言到楚國後來卻廢棄死亡在蘭陵的地方這兩個大儒說出話來可以做經一舉一動可以效法超絕常人到聖人的地步試看他們的遇逢在世是怎樣呢現在先生的學業雖勤卻不從系統方面着手說話雖多卻不能中肯文章雖奇特卻沒有用場行為雖修明卻不能顯揚在世尚且每月費了公家的俸錢每年耗了倉廩裡的米粟子不知道耕田妻不知道織機乘了馬匹跟了奴僕安安逸逸的坐了吃飯跟了習俗沒有異能盜竊舊章毫無創作然而聖主並不加以責罰宰相不拿來排斥豈不是他的幸運呢動輒得人家的誇毀那名望也跟了起來住在閒散的地位是分內所應當的至於度量俸祿的有無計算官職的高低忘了自己才量的所稱去指點前人的好壞這好像是去責問工匠不拿小木槓做楹柱和罵醫師拿菖蒲教人服了延年想要把猪苓替代一樣的啊。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巧

同

之為技賤且勞者也。

一

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一掃 陡然立論 領起一篇精

神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十四年冬

十一月安祿山

反帝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

手鏝

滿平

衣食

鏝朽具也。棄官勲而就傭工使人不可測。

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

去聲

馬

屋食謂屋租也。當謂所當之值。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

視屋租之貴賤而增減其坊之工價償還之。

有餘

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此段寫承福去官歸鄉手鏝衣食來由盡出高士。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

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

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

此言彼此各致其能。

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忘其事。必有天殃。

一篇主意特為提出。

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

此言小大不怠其事。

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

直

同值。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

夫力易強

是上聲。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

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

此言難易自擇其宜。

嘻。吾操

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

忽生感慨。無限烟波。

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

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

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故言極痛快。

吾以是觀之，非所謂貪焉怠其事。

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

去聲

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

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

三層說前所自見處翻案。

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費

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

二層又開一步感慨。

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

者行焉。

言已志。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反一句來得有力。此段寓所以棄官業巧之故是大議論。

又曰：功大

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

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為

也。

此段寫自業自食有餘之意是絕大見識。此又曰以下又轉一步為自己折衷張本。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

謂獨善其身者也。

一揚

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

去聲

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

朱之道者邪？

一抑

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

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似抑而實揚之。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

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

昌黎作得全在此數語上。愈

始開一轉忽贊，忽激波瀾曲折。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以自鑒結，意極含蓄。

前畧叙一段後畧斷數語中間都是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絕高而規世之意已極切至。

演白

做泥匠的技藝是卑賤而且勞苦，何有做這個行業的人，他的顏色很像自得其樂的，聽他的說話簡約意透，問他的姓名，是叫王承福，世代做京兆尹管轄長安地方的農夫。天寶十四年時的擾亂，皇上募人做兵，他就入了兵籍，拿了弓箭，當了十三年兵，後來有了功勞，可以升官，他卻偏棄了官職，歸到家裡，卻是他的田土久已喪失，就此拿了泥匠的傢伙，博些衣食，到現在已是三十多年了。一向借市上主人的房屋，卻償還房租相當的價值，看時下房租的貴賤，定這泥匠工錢的多少，拿來補償他，有得餘下來，便拿來送給路上殘廢饑餓的人啊。又說道：『未粟要種了田才生的，像布匹和綢帛，必要看蠶紡織才成的，其他所以養活生命的器具，都要用了人力才能完備啊。我都靠他，但是人不能夠全做這些，應當各盡他的能力，拿來互相生活，所以做君的人治理我，所以生活的道理，那做百官的奉承國君的教化的責任，雖有大小，只要盡他的力就是了。』像那器皿一般，各有他的用處。如果吃了飯懶做事，天上必降禍殃，所以吾不敢有一天棄了泥匠的傢伙，拿來嬉戲。那泥匠的事情容易學會，並且肯力，卻又實在有成，就拿他們的工錢，雖是勞苦，沒有慚愧，吾心裏安逸的，想那勞力的事情容易勉強，做了就有功效，勞心的事情難於勉強，就有聰明的勞力的人被人家

使用勞心的人使用人家這也是正當的道理。吾特地揀那容易做能够沒有慚愧的去做他。呵咳！吾拿了泥匠的傢伙到那富貴的人家有好多年了。有的到了一次停日再過他們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有的到了兩次三次的停日過他們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問他們的鄰人有的說道：『咳！遭了刑罰誅戮了。』有的說道：『主人死了，他的子孫不能保守。』有的說道：『主人死了家財歸入公家。』吾因是這樣看來，豈不就是我所謂吃了不做事，得那天上禍殃的麼？不是勉強心思用聰明，卻是不够不揀他才情的稱不稱，去冒昧做的麼？豈不是多做可愧的事情，明知他的不可，卻是勉強去做麼？還是富貴難守，功薄厚享的緣故麼？還是盛衰有時，一去一來，卻是不可常有的麼？吾的心裏很是哀憐他，所以揀那能力辦得到的去做，快活富貴，悲傷貧賤的通性，豈是和人家有兩樣呢？』又說道：『功勞大的人，他拿來自己奉養，應該多些；妻房和兒子都是要我養活的，吾的能力薄弱，功勞微小，沒有妻子就可以了的，而且吾所說的勞力的人，如果立了吾的家，卻是力量不够，便心又要勞苦了；一個身體當了兩重責任，雖賢聖的人也不能够這樣呢。』愈起初聽他的話，很是疑惑他；再細細兒一想，實在是賢人啊！大約就所謂獨善他身子的人啊！然而我有一種批評說他為自己的地方太多，他為人家的地方太少，也許是學揚朱之道的。人麼？揚朱的道不肯拔一根毫毛，拿來利天下，卻是這個人，拿有家室，算是勞心的事情，不肯動一動他的心思，拿來養他的妻子，他怎

肯勞動他的心思替人家做事呢。雖是這樣說，他的賢明比那世上患得患失的人，拿來快活他生前的欲望，做種種貪邪沒有道德的事情，拿來喪他身子的人，這也是相去遠極了！又他的說話，有足以警戒吾的地方，所以吾替他做了一篇傳，拿來自己做鑑照的。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欲奪賀名故毀之如此聽者不察也，和去而倡之同然一辭。

一時俗人為其所惑皇甫湜定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言公若不明辨必見咎于賀也。此段叙公作辯之由。愈曰：然。先用一然字接

住下方起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

微不稱在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蘆丘之類是也。謂其聲音相近今賀父名

晉肅，賀舉進士。上引律文此入叙事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賀父名晉肅，律尚不偏諱，子不得舉進士，律豈諱嫌者乎。此三句

設疑問之詞不直說破不犯諱妙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獨生一脚作波瀾奇極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

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昭之孫

實為昭王

康王名釗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

若曰昔者吾友。此言周公孔子皆作諱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然周公只是一句孔子卻是四句。

蓋春秋為孔子之書。曾子為孔子之徒也。康王釗句。又只在春秋句中所謂文章虛實繁省之法也。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

此又設疑問。之不說破妙。

漢諱武帝名徹為通。

謂徹侯為通侯。刺徹為廟通之類。

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

呂后漢高祖后

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虎。勢秉機也。

許勢秉機為近太祖太宗世祖元宗廟諱也。蓋

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罔元宗名隆基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元宗廟諱代宗諱豫元宗諱見

上。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承上極有勢。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意

今考之於經。

指上文詩與春秋

質之於律。

指上文律二律

稽之以國家之典。

指上文漢諱武帝三設

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

到底是一疑案不直說破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矣。

一轉忽作餘文以文為戲以文為樂

今世之士。

指倡和人

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

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二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

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

三

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

公孔子曾參者邪。

四轉。一齊收捲上文不用辨折愈轉愈緊愈不窮

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婉毫顯快反反覆覆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種文法。

演白

愈給李賀的信勸賀去攻進士。賀考中了進士。很有名望。和賀爭名的人毀謗他道：賀的父親名叫晉肅。賀不去攻進士是對的。勸他去攻的是差的。聽的人不細細兒去攻察一下。便隨聲附和。眾口一辭。皇甫湜對吾說道：如果這件事不辨明白。先生同賀將要得個不是。愈道：不差。法律上說：二個字成名的。不單諱一個字。解釋的人道：像那孔子的母叫徵。在。如果說了。徵不說。在。說了。在不說。徵。法律上說：不諱類似的字。解釋的人道：像那禹王的禹字。和雷雨的兩字。孔邱的邱字。和烏藍的藍字。這一類字。啊。現在賀的父親名叫晉肅。賀攻中了進士。是犯二名的法律麼？還是犯類似名稱的法律麼？父親的名字叫晉肅。就此兒子不能攻進士。如果父親的名字叫仁。難道兒子就不許做人麼？試問這避諱的事。起在什麼時代。定立法制。拿來叫天下的人不是周公。孔子麼？周公做詩。並不避諱。孔子不偏諱。二字合成的名字。春秋並不譏笑。不諱。類似的名字。周朝康王名釗的。子孫就是叫昭王。曾子的父親名字叫皙。曾子不諱。查字。周的時候有個叫驥期的。漢的時候有個叫杜度的。他們的兒子。應當怎樣避諱呢？還是諱他類似的字。就諱他的姓麼？還是不諱他類似的字麼？漢朝諱武帝。的名字。徵做通字。但是不聽說。又諱車轍的。轍做什麼字啊？諱呂后的名字。雉做野雞。但是不聽。